

## 倒在工作岗位的青年知府

南方地区产一种长刺的竹子，当地人称之为“籐竹”。籐竹开的花很像麦穗。传说籐竹五十年才开一次花。竹子开花之年，就会发生饥荒，属于凶兆。

明嘉靖四十年（1561年），廉州的籐竹开花后全部枯死，有人占卜说，不出三年会有大的丧事。

果然，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，才上任一年的廉州知府黄文豪在任上溘然离世。

黄文豪是福建龙溪人。“龙溪”是老地名，该地后来与澄海县合并为龙海县。龙溪属于现在的漳州市。

黄文豪到任廉州知府之前，在朝里任过奉直大夫，它属于“散官”，有级无职，约等于调研员。随后到“水利和建设部”（工部）担任员外郎、郎中，相当于司长助理和司长，负责宫殿维修。

黄文豪在工部工作，表现十分出色。

黄文豪主持了寿陵和三大殿（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）的修缮工作，工程质量自不待言，这种“天字号”的工程，他不找熟人来施工，不报假账，各项开支清清楚楚（清白自厉，弊窦断绝）。

工部郎中是正五品，廉州知府是正四品，虽属京官外派，却是提拔重用，这时距离黄文豪考中进士只过了六年，黄知府只有三十五岁，可谓“前途未可限量”。

但廉州府并非清静之地。在黄文豪到来前，多次发生重大窃案：先是夜里府库被贼人翻墙而入，劫走了一万七千多两金子；后来又有一个木工偷走了一千多两金子（廉郡藏靡固，忽一夜为强贼瑜城剽而夺之金约一万七千余两有奇。又一日，为一木工窃入，盗去金千余两奇）。

贼能不能捉到是次要的，关键要填补窟窿。除了府署的“机关干部”被扣发工资，这笔烂账还摊到了廉州的各家各户头上。廉州地瘠人穷，无论官民，对此都怨声载道。（所司苦于赔补，莫盈其数，乃议责军卒丁余及民户丁粮，各出金抵偿。地方人素穷敝，复重累，弗堪也）

黄文豪去看了库房，气不打一处来。放置库银的重地，竟然是一座普通房子，一堵矮墙，外加几名府兵看守。

“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”，这种库房，不被偷才怪了。

黄文豪决定在廉州府东边建新库房。

黄文豪说干就干，“建设口”出身的他对此驾轻就熟。他把新库房挖成一个深洞，金银财宝藏在最里头，进洞的路弯曲盘绕，像一个太极迷宫，只能一个人通过，还设了十几道铁门。

别说是小偷，就算明火执仗几百人强抢也难以得逞。

大家都钦佩黄知府的高招，一劳永逸地让廉州官民告别了为库房失窃抵偿之苦。

可惜的是，项目没完工，黄文豪就溘然病逝。

（受公之赐，以永免于劫夺抵偿之害，功已耿耿不磨，尚安俟于其他也。惜乎工将讫，而公遂告逝。）

过去的地方官，职责不外几项：劝农垦耕，敦学教民，保境安民。一个地方是否治理得好，不是体现在抓获多少违法犯罪人员，公安破案率高低，法官每年人均审案量的多少，而是“囹圄生草、狱无系囚”。

黄文豪到监狱视察，发现不少犯人在里头已经关了十几年。

也不知道他的前任是谁。不过新官总得理旧账，黄文豪一一提审，发现这些犯人全都是因为家里穷得叮当响，交不出赎金而被关押至今。

昨天交不出，今天交不出，明天同样交不出，这岂不是要把人关到死？

黄文豪给“最高法院”（大理寺）写信，征得同意后，便把这些超期羁押的囚犯全部释放回家了。

黄文豪还别出心裁地在廉州府的监牢挂了一面鼓。

有一天黄文豪正在坐堂，外头叫声连天，他走出去查问，原来是一个坏胥吏为了勒索钱物，擅自殴打囚犯，惨叫声都传到公堂上来了。

黄文豪惩治那个胥吏，差点没把他打死，然后叫人在牢房里挂了一面鼓，囚犯无故被殴打时可以击鼓求救。从此胥吏打人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。

（一胥以其私，擅笞狱囚，声彻堂座。公呼至，几杖毙、因悬一鼓于狱，令囚有被害即击以闻，于是圜圉肃然，禁者安生。）

廉州地处僻远，读书风气不浓。黄文豪让“教育局局长”（教谕）从各家各户挑了十几个天资聪明的小孩，在府署中腾出一间空房子，他每天有空就亲自给孩子们上课。

为了让参加府试的童生考得好，黄文豪把他们集中到尚志书院，安排不同课目的老师辅导，就像辅导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尽心。

廉州府前临海后傍山，盗贼非常猖獗，黄文豪在廉州经历了惊险的匪乱。

那次是大批盗贼攻袭，城内警报大作，守城的府兵慌乱无措，大呼小叫，城内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惶，不少人收拾包裹准备弃家出逃。

黄文豪明白这时候绝不能自乱阵脚。他接到报告，镇定地问报讯者：“到底来了多少贼人？”

报讯的人浑身战栗，“估计、大概、差不多”了半天，也说不出个准数来。

黄文豪哈哈一笑：“就算来一千人，我凭这支笔就能横扫他们，更何况没有一千人，有什么好害怕的！”

看到知府如此淡定，大家一下子心定了许多。

黄文豪其实是“故作镇定”，他想到的是悍贼当前，而民皆乌合，极易惊慌失措。在“外松”的同时，他早已“内紧”，暗中布置人马严密防备，吩咐抓到盗贼不事声张，避免造成惊扰。

直到群盗退去，廉州城内一直生活如常，没有出现混乱状况。

（公闻报，从容诘之曰：贼众几何？报者约数以对。

公佯言曰：贼纵千人，吾笔尤能横扫之。矧未及千，何惧为！乃叱之去。

因密严守备，或遣人蹑捕，城内外晏然若无事者。）

黄文豪虽身为知府，但却平易近人，没有什么“官威”。他为人爽朗，性格诙谐，喜欢下棋弹琴，经常跑到城郊的放鹤亭和南亭观景吟诗。

他曾对下属说：“这世上人都是因为有欲念，所以每日吵闹公堂，弄得百事缠身。要是少些欲念，廉州这样的僻地边疆清平无事，我每日就可以跟你们爬山赏景了。”

黄文豪处事公私分明，对手下要求严格。他身边一个工作人员曾因不守规矩，被他严厉责罚，

所以手下人都谨小慎微。

他到廉州府上任后，要求所有的罚赎金都收入国库，一分钱都不留私用，去世时家人竟然没有私房钱为他买棺材。

黄文豪赴任廉州是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农历十一月，翌年十月病逝。家人扶柩归葬时，廉州民众痛哭流涕给他送行，并立了一块“堕泪碑”铭记他的功德。

前头说簌竹开花预知有丧事，黄文豪此年去世，只是《廉州府志》的一则佚闻，记录者也认为只是凑巧罢了（偶应其占云）。

在廉州行了这么多德政善事的黄文豪去世二十六年后，其子黄一龙在万历年间也中了进士，留下了龙溪著名的“父子两进士”的佳话。